



□张士闪

我们的节日什么时候形成的?几个大的节庆活动在西周时期就有了,但节期、节俗并不稳定,中华民族的节日体系到了唐代才真正定型。节日设置的真正意义,是以神圣的名义指导人们的生产生活,使社会关系凝聚、温馨、有秩序、有活力。冯骥才先生有句话说得非常好,“一年一度,一个人的特殊日子是生日,一个社会最重要的日子是节日”。

#### 年画里教大家过年

在老百姓心目中,过年应该很热闹,很神圣肃穆,都希望营造一种红红火火的感觉。不仅过年时贴挂的剪纸、年画、对联是红的,昌邑市东永安村还会专门扎大牛、大马,在特定日期点一把火烧祭,火光冲天之中,红红火火的年味就有了。中国人为什么喜欢红火的意象?红火就是热闹、有活力,象征着过日子有奔头、人生有希望、生命不孤独。

贴门神曾经是全国各地很

# 节日承载着世世代代的“乡愁”

年的,里面有情节,表现一个人如何长大,从成年到结婚,逐渐撑起家庭的担子,年节期间如何筹备,包括对长辈如何孝敬、平辈之间如何走动以及对大自然风调雨顺的渴盼等等。这样的年画,不仅是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,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引导。

#### 农村过年有神圣的参与

在笔者老家淄博洼子村,大年初一早上五点多有“敬天爷爷”的仪式。传统上,这个仪式是以“东南门,西南圈;进了门,就做饭”的标准,也就是在四合院的空间内操持的。在北屋东间窗外,设一个天地桌,由家中主事的人摆供点香祝祷。现在很多农村盖起了楼房,四合院没有了,但住进楼房的年轻人,三年前开始请教老年人怎么做这个仪式。于是就在两栋楼之间的空地上,模拟着四合院的大致格局,一一如仪,越来越热闹红火。“敬天爷爷”仪式从“家自为祭”到“社区公祭”的转变,放在当代城镇化进程中来看是耐人寻味的。这批上楼的年轻村民,以年节期间共同完成“敬天爷爷”的神圣仪式,标志着村落中一种新型的“社区归属感”的确立。

每年我都会去潍坊昌邑市考察小章竹马。按照老一辈传下来的规矩,每年正月初八这天,西小章村马家人是一定要进行竹马表演的,且大致遵循一定的巡演线路。小章竹马的表演离不开现场观众的参与,每一场演出往往是全村男女老少一起出动,每人都有机会参与表演或随意观赏品评,每个人都能乐在其中。村民在村邻亲友的注视下,自扮角色登场,随整个马队做走马、圈马等动作,本身便有莫大的享受在

内;观众看着自己往日的熟人身着全套行头粉墨登场,甚至男扮女装,也觉得新鲜有趣。这个村尽管不算富裕,但是精神上是非常满足的。电视里的春晚毕竟是人家演的,虽然也很热闹,毕竟是距离我们很遥远的世界。年味是我们自身的生活体验,只有实实在在的参与,才能体会到个人踏实的存在感和岁月流转的特殊纪念意义。就此而言,我觉得今天的城市人要想过好年,就应该向农村学习怎样在节日之中安顿精神。

在西小章村的邻村,则保留着“烧大牛”、“烧大马”、“烧辇”一类传统,在正月间不同村落里次第举行,同时还有庙会和集市,共同营造着当地热热闹闹的年节生活。在当地村民的心目中,这些活动各自有着神圣的名义,比如独角大牛是孙膑的坐骑,大红马是关老爷的宝马良驹,辇是玉皇大帝出巡的行具,只有在火光冲天里“发”走,才能保佑一方水土风调雨顺、国泰民安,人们心里才踏实。

中华民族是早慧的民族,其岁时节日体系极为合理,什么时候欣赏星空,什么时候野外踏青,什么时候阖家团圆,什么时候敬祖祭神,什么时候安顿孤魂野鬼,都是以一个家庭、村落为中心的层层关怀,有些合理的东西应该得以继承。当今小农经济渐行渐远,并不代表传统节日价值的必然凋谢,而应该在选择性传承和创造性转化中别开生面。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传统节日,毕竟承载了国民世世代代的“乡愁”,代表了中国人精神家园中最温馨的部分,并将注定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、教授)

#### 碎碎念

## 迎家堂

#### □墨未浓

老家的门槛前年年都有一条挡门棍,等到初二过午鞭炮声声送走了家堂,那门前的棍子也被拿走了。水缸里的水还剩下不到一舀子,这时候是可以挑起扁担去东边河滩上的老井里担水了。

老家里有一口压水井,是苦水,只能用做洗洗刷刷,不能饮用。年年大年三十迎家堂前要把家里的盆盆罐罐担满水,以备初一初二饮用,迎家堂到送家堂这两天是不能动扁担去挑水的。

有一次我家的水缸喝光了水,到初二送家堂还有一天,也不能就这样渴着,奶奶就让我拿了一刀黄表纸,到井上烧了,念叨上两句,大意是祈求原谅,便挑了一担水救急。

奶奶在去年中秋节前离开了我们,过年的风俗却没有变化,在供奉家堂的折子上添上了奶奶的位置,今年我一定把老家的水缸都挑满了水……

奶奶在的时候每逢过年都要糊上几个“元宝”。所谓“元宝”是用硬纸盒做内里,表面用黄表纸糊了,最外一层奶奶总喜欢用香烟盒的锡纸做装裱,明晃晃的,很像“元宝”的样子。奶奶做这项工作是认真的,平时看到别人用的香烟盒子就把锡纸取下来,临到年底便攒了厚厚的一沓。奶奶不厌其烦地把锡纸糊在“元宝”的外层,乐呵呵地端详着自己的杰作……

元宝要挂一间闲屋里,就像干瘪的辣椒串,用绳子穿了,很好看。

年三十的头午做好了年饭,把迎家堂的轴子挂在堂屋的正中,在前面的桌子上摆上已经故去的老人的牌位,父亲总是戴上老花镜在牌位上写上前辈的名字。有时候忘记了第几世老前辈的名字就问奶奶,奶奶总是很清晰地记着老人们的姓名。现在奶奶去了,不知道父亲是否还记得他们的名字。

不过家堂还是要迎的。在每一个牌位的前面要工整地竖上筷子,筷子的前面要摆上丰盛的酒菜,再前面是香炉子。到了时辰我们兄弟三个就挑上长长的一挂鞭炮,去大门外用手画个半圆,烧了黄表纸,把白酒倒在纸上,噼里啪啦鞭炮一响,就算把家堂迎了家去,然后就把家里的每一道门前放了挡门棍,是怕家堂悄悄地走了。从这一刻开始,农家的年就开始了。

除夕十二点开始,是要放鞭炮的,素馅的包子下了锅,里面还有的包了硬币。我有好几次把水饺咬得咯嘣咯嘣直响,差一点没把大牙硌掉,奶奶说有福气。

这时奶奶的元宝派上了用场,在天井的天地棚子前烧了奶奶糊制的元宝,点上香,还要把刚熟的素馅水饺供奉上三碗——奶奶做这一切都是很庄重的,我们也很严肃,祖宗传下来的风俗习惯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吧。最后要叩三个头就开始吃除夕饺子了。

大年初二的下午吃完了饭就要去送家堂了。同姓的家族有很多都联合起来送,这样显得家族旺,也很有气势。把轴子从墙上拿下来,把挡门棍都拿了,收拾了供奉的牌位,好让老祖宗出来。

一家老小到大门外一个比较宽敞的去处,把黄表纸放在画好的半圆里,奶奶嘴里念叨着一些祝福的话,烧着了纸,燃着了鞭炮,年就在我们的目光中随着家堂走了。

#### 名家言



#### □推荐语

母亲虽不识字,但她崇尚文化,生活再艰辛也支持孩子们买书、读书。沐浴在这样伟大的母爱中的孩子,自然懂得珍惜来之不易的读书机会,如饥似渴地吸收一切有营养的知识,最终成为一位作家。由此可见,父母的文化程度在家庭教育中固然起着重要作用,但绝对不是决定性因素,更重要的是指引正确的人生方向。

#### □梁晓声

1949年9月22日,我出生在哈尔滨市安平街一个人家众多的大院里。父亲目不识丁,祖父也目不识丁。

母亲也是文盲。但母亲与父亲不一样,父亲是个崇尚力气的文盲,母亲是个崇尚文化

# 母亲,我不识字的文学导师

的文盲。对我们几个孩子寄托的希望也便截然对立,父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靠力气吃饭,母亲希望我们将来都能成为靠文化自立于社会的人。希望矛盾,对我们的教育宗旨、教育方式便难统一。父亲的教育方式是严厉的训斥和惩罚,母亲对我们的教育则注重在人格、品德、礼貌和学习方面。值得庆幸的是,父亲常年在大西北,我们从小接受的是母亲的教育。

只要是是为了买书,母亲给我们钱时从未犹豫过。母亲没有钱,就向邻居借。母亲这个没有文化的女人,凭着做母亲的本能认为,读书对于她的孩子们总归是有益的事。

我想买《红旗谱》,只有向母亲要钱。为了要钱,我去母亲做活的那个条件低劣的街道小工厂找母亲。

那个街道小工厂里的情形像中世纪的奴隶作坊。200多平方米的四壁颓败的大屋子,低矮、阴暗、天棚倾斜,仿佛随时会塌下来。五六十个家庭妇女,一人坐在一台破旧的缝纫机旁,一双接一双不停地加工棉胶鞋鞋帮。母亲瘦削憔悴的脸,被口罩遮住二分之一。口罩已湿了,一层毡绒附着上面,使它变成了毛茸茸的褐色的。母亲的头发上衣服上也落满了毡绒,母亲整个人都变成毛茸茸的褐色的。这个角落更缺少光线,更暗。一只可能是100

瓦的灯泡,悬吊在缝纫机上方,向窒闷的空间继续散发热量。一股蒸蒸的热气顿时包围了我。缝纫机板上淋漓的是母亲滴落的汗。母亲的眼病常年不愈,红红的眼睑夹着黑白混浊的眼睛,目光呆滞地望着我,问:“你到这里来干什么?找妈有事?”

“妈,给我两元钱……”我本不想再开口要钱。亲眼看到母亲是这样挣钱的,我心里难受极了。可不想说的话说了,我追悔莫及。

“买什么?”

“买书……”

母亲不再多问,手伸入衣兜,掏出一卷毛票,默默点数,点够了两元钱递给我。

我犹豫地伸手接过。

离母亲最近的一个女人,停止做活,看着我问:“买什么书啊?这么贵?”

我说:“买一本长篇。”

“什么长篇短篇的!你瞧你妈一个月挣三十几元钱容易吗?你开口两元,你妈这两天的活白做了!”那女人将脸转向母亲,又说:“大姐你别给他钱,你是当妈的,又不是奴隶!供他穿,供他吃,供他上学,还供他花钱买闲书看呀?你也太顺他意了!他还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咋的?”

母亲淡淡苦笑,说:“我哪敢指望他能出息成个写书的人呢!我可不就是为了几个孩子才做活的么!这孩子和他哥一样,不想穿好吃好,就爱看书。反

正多看书对孩子总是有些教育的,算我这两天活白做了呗!”

那女人独自叹道:“唉,这老婆子,哪一天非为了儿女们累死在缝纫机旁……”

我心里内疚极了,一转身跑出去。我没有用母亲给我的那两元钱买《红旗谱》。

几天后母亲生了一场病,什么都不愿吃,只想吃山楂罐头,却没舍得花钱给自己买。我就用那两元钱,几乎跑遍了道里区的大小食品商店,终于买到一听山楂罐头,剩下的钱,一分也没花。

母亲下班后,发现了放在桌上的山楂罐头,沉下脸问:“谁买的?”

我说:“妈,我买的。用你给我的那两元钱为我买的。”说着将剩下的钱从兜里掏出来也放在了桌上。

“谁叫你这么做的?”母亲生气了。

我讷讷地说:“谁也没叫我这么做,是我自己……妈,我今后再也不向你要钱买书了!”

“一听罐头,妈吃不吃又能怎么样呢?还不如你买本书将来也能保存给你弟弟们看……”

“我……妈,你别去做活了吧!”我扑在母亲怀里,哭了。

今天,当我竟然也成了写书人的今天,每每想起儿时的这些往事以及这份特殊的母爱,不免一阵阵心酸。我在心底一次次呼喊:我爱您,母亲!